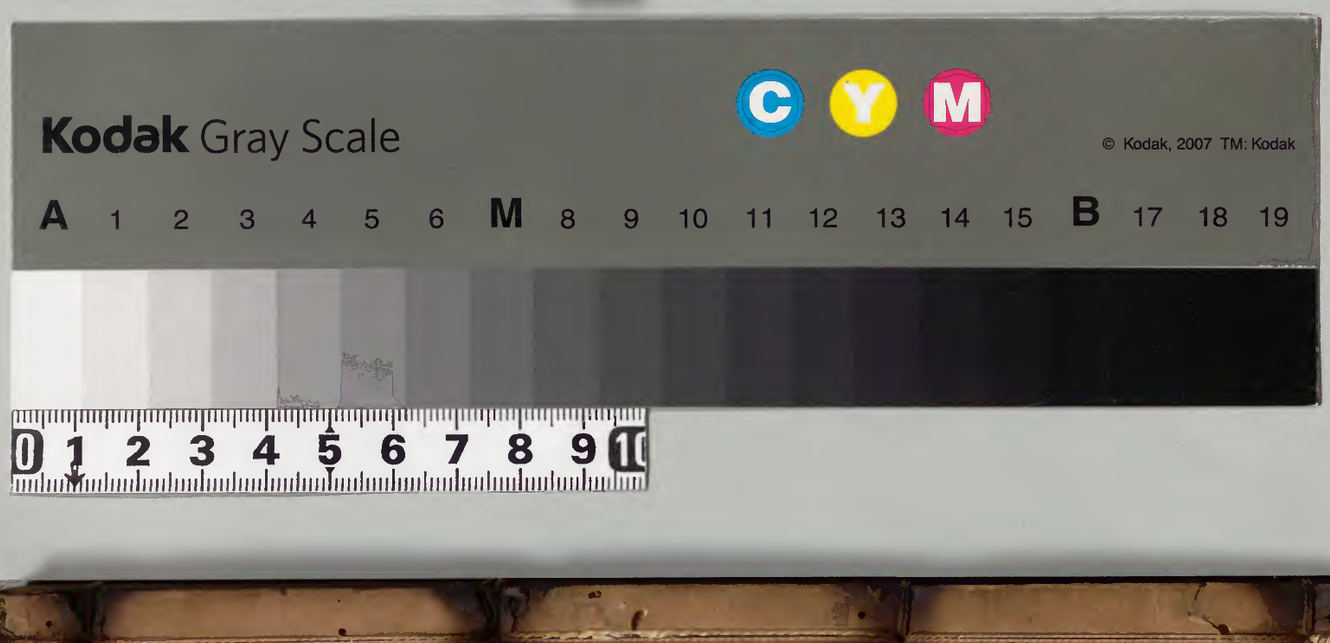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内閣文庫
書號 漢 8772
冊數 9 (7)
函號 284 22

漢書門
冊 九 架 函 二 號 八六三 類

内閣文庫
冊 九 架 函 三八四 號 八六三 類 漢書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東萊呂祖謙伯恭

漢太祖高皇帝五年冬十月王追西楚項籍至固陵

解題曰晉灼曰即固始也顏師古曰本名寢丘楚令尹孫叔敖所封地今屬光州

二月王與諸侯兵大破西楚軍於垓下

解題曰垓下屬沛郡洨縣按史記本紀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史記正義曰孔將軍蒙侯孔熙費將軍費侯陳賀也）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

淺草文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賁將軍縱楚兵不利
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漢書全削此段）此陣即馬隆所謂
魯公不識者也陣者兵之末羽以不仁失天下亦不
在一戰利鈍之間然羽少學兵法略知其意即不肯
學負其雄才高氣而忽小者君子懼焉
此時是故驚大而忽小沉深縝密之度其病卒見於
項籍走死東城楚地悉定遠縣烏江縣本秦東城縣之

【識題曰】東城今濠州定遠縣烏江亭今屬和州

烏江亭今屬和州

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識題曰】四人皆有力於劉氏者也按年表射陽侯劉
羽嘗有功封平皐侯劉它項它也功比戴侯彭祖彭
祖以為太公僕封然則項它亦豈在楚嘗保護太公
乎桃侯劉襄項襄也以客從漢封其一人不見史記
云封項氏四人為射陽侯平皐侯桃侯玄武侯祖禹曰

賜姓始於此成都范氏祖禹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
命氏姓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也自三代之衰稱
姓者或以國或以族或以地或以官子孫各本於其
祖不可改也後世非其親者附之屬籍或加於盜賊
夷狄以逆族異類為同宗然則古之賜姓者別之後
賜姓者亂之也夫惟天親不可以人為而強欲同之
豈循理者乎上瀆其姓以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

為後世法也

故項籍臣稱其主名者盡拜為大夫鄭君不從逐之

【解詁曰】按鄭當時傳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高帝之怨項羽可謂甚矣惡其姓而使其宗族改之賤其名而迫其故臣稱之雖恢廓大度及困厄不可消釋褊忿乃如此然則天資豈可恃哉

王還至定陶

【解詁曰】漢二年漢王自下邑稍收士卒軍碭西至虞遣隨何說九江王布叛楚五月屯滎陽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破之六月漢王還櫟陽秋八月漢王復如滎陽九月韓信虜魏王豹三年冬十月韓信滅趙下燕十一月黥布從隨何說起兵攻楚為楚所敗十一月布間行歸漢漢王與陳平黃金四萬斤間楚君臣四月范增辭楚歸疽發背死五月紀信誑楚漢王間出滎陽至成皐入函谷關輮生說漢王出武關令楚所備者多漢王出軍宛葉間項羽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戰是月彭越擊楚下邳羽乃使終公守成皐六一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皐六

一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皐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烹周苛遂圍成皐漢王逃出成皐王門北渡河宿小脩武馳入張耳韓信壁奪其軍遣韓信擊齊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軍令其不得西八月漢王引兵臨河南鄉軍小脩武使彭越劉賈燒楚積聚彭越下梁地十七城九月項羽留曹咎守成皐自擊彭越漢王欲捐成皐以東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率分守成皐頓急復進兵攻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

日即汜水縣山險之道也

杜太行之道

史記正義曰太行山名在懷州河內縣北二十五里

澤州之南羊腸之道也

距蟹狐之口

巨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顏師古曰瓚說是也

史記正義曰按蔚州飛狐縣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城西南有山俗號飛狐口也今為河東蔚州飛狐縣守

白馬之津

戰國策張儀說曰白馬津名水經注云河過黎陽縣南為白馬津石勒號為靈昌津唐滑州黎陽縣本衛之曹邑也今屬滑州白馬即此也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乃復謀取敖倉四年十月漢擊殺曹咎司馬欣於汜水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羽還相守廣武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入成皐韓信擊殺龍且於濰水遂滅齊漢王疾愈西入關留櫟陽四日復如廣武項羽少助食盡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楚解而東歸五年十月漢王用留侯陳平

計追項羽十二月滅楚垓下還至定陶二月即位此
高帝既敗彭城復圖項羽終於滅楚首尾三年之所
歷也

春正月遂立齊王信為楚王

解題曰 令曰楚地已定義帝立後欲存郤楚衆以定
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楚王

二月甲午即皇帝位于定陶汜水之陽

解題曰 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
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耳燕王臧荼昧死
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
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
以安萬民功盛德厚而位弸比儗亡上下之分大王
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弸漢王
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

致章胡氏曰古之聖人應時稱弸故曰皇帝曰王而正矣非帝怒於皇王貶於帝也惟不知此義遂以王為降下等而以封其臣子皇帝為首稱而以自居以王為降下等而以封其臣子失之甚矣王之為名繼天撫世之謂也魯是而可使臣子乃稱之乎吳楚僭王春秋比之夷狄六國用夷禮可謂比之故謂王卑於帝而不可以訓矣仲尼祖述唐虞憲章三代尊周立弸繫王於天隆極於秦何取其列爵諸侯自公而降列名正言順百世以俟而不惑矣諸侯王固請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

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穆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五峯胡氏曰紂棄秦政皆罷勿天下之惡百姓之所忘故商周劉漢因天下之心伐而代之百姓親附之安久所謂仁義之兵也魏晉以來莫不假人之柄而有隳三綱之罪仁義不立綱紀不張無以繩固民心而欲居之安久可乎

祖即位壇在曹州濟陰縣界漢書地理志定陶屬濟陰郡今興仁南濟陰縣

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音似劍反括地志云高

解題曰 芮為項羽所廢至是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皆屬趙佗芮之所有者獨長沙耳立諸與粵東海王搖從諸侯滅秦項羽主命不王也以故不佐楚漢擊項籍立諸搖助粵入佐漢至是復立亡諸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顏師古曰冶即候官縣是也獨搖未封帝西都洛陽

解題曰 按史記本紀高祖欲長都洛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

夏五月兵皆罷歸家

解題曰 自屯衛之外各還農畝也

復諸侯子在關中者十二歲

解題曰即漢二年集櫟陽為衛者也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又曰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然則諸侯子為衛意者亦有更代矣

民聚保山澤者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

解題曰詔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顏師古曰名數謂戶籍也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故爵秦所賜爵也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文法謂趣上書名數之罪不止此還定安集之大政也

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

解題曰詔曰民以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古者良賤有定品良者世為良賤者世為賤以飢自賣者本良人也既非氣類之本畢又非刑辟之收坐不幸兵荒而陷身於此遂將為百世賤人尸此責者其誰乎高帝之詔可謂真知作民主之職矣

詔守尉長吏善遇高爵

解題曰詔曰軍吏卒會赦以罪降黥者也赦未復者及不滿大夫者雖有爵而未至大夫第五爵也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如本爵已至大夫則還一級為官大

大本爵已至官大夫遂一級為公大夫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顏師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明以寵之也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又詔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入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顏師古曰長吏謂縣之令長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時兵皆罷還家故有是詔

置酒雒陽南宮

解題曰皐陶之陳謨曰在知人在安民高帝論得天下之由獨以用三傑自許而自起豐沛以來與民休息之志貫于幽明其大略可謂合矣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宮在雒州雒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云秦時已有南北宮以此考之秦雖都關中猶放周東都之制建宮闕於洛陽高帝之西洛陽名為郡而終西京之世實以為別都趙涉勸周亞

夫出武關抵雒陽直入武庫擊鳴鼓霍光以丞相車
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李松
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光武降朱鮪入洛陽幸
南宮却非殿遂定都然則自高帝迄于王莽洛陽南
北宮武庫皆未嘗廢周公卜宅之意固非後世所能
喻至於天下之形勢則始皇李斯高帝張良蓋深識
之矣

召故齊王田橫未至雒陽三十里自殺

解題曰彭越既受漢封橫入海居島中高帝遣使召
之詔衛尉酈商曰齊王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
致族夷是時兵皆罷歸家唯屯衛在洛陽衛尉掌宮門衛屯兵橫至尸鄉廐置
臣瓚曰案廐置謂置馬以傳驛者自剄致堂胡氏曰橫不肯北面漢
祖以同列為王之故志亦壯矣然天下豈有俱王俱
帝之理豈有四海無君之道吕政之時藏器以待可
也胡亥之時合從而起可也至漢祖出可以委質矣
漢祖而不可事則誰可事者此所謂可以無死死傷
勇者也

帝西都關中

解題曰婁敬建入關之策則是至言周公營洛邑有
德則易以亡無德則易以亡乃戰國陋儒之說而論

周秦形勢初未嘗考也豐鎬本文武成康之所都平
王東遷始以封秦耳敬所談秦之形勢乃周之形勢
也秦漢間人多不學但據目見言之東遷以前全盛
之周則識之者鮮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洛陽東有
成皐西有殽澠倍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恃高帝獨非
山東人乎與項羽富貴不歸故鄉之見異矣

六月大赦天下

【解題曰】正月之赦為項籍滅而下也六月之赦為定
都關中而下也

趙景王耳長沙文王芮皆薨

【解題曰】太史公序傳曰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
攏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漢書贊
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王趙）吳芮（王長沙）
（豫章四郡）臧荼（王燕）盧綰（代臧荼燕）與兩韓信（韓王信初王韓國後從
為韓國從信都晉陽為楚王都下邳其境以東傳海）皆徼一時之
攏變以詐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彊大懷
不自安事窮勢迫率謀叛逆終於滅亡張耳以智全
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踐五世
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著于甲令而稱忠也

使樊噲以丞相將兵攻代

解題曰 臧荼之餘黨尚在代地故假樊噲丞相之名以討之至於七年使樊噲留定代地則匈奴韓王信之餘寇耳

項籍故將利幾反帝自擊破之

解題曰 按史記本紀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楚縣令稱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使之賴川後九月治長樂宮于長安

解題曰 長安即秦咸陽也按史記大事記高帝六年更命咸陽曰長安然盧綰傳云綰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則長安為咸陽別名又矣是時高祖雖西入關尚居櫟陽方營宮室於長安謀徙都也

漢太祖高皇帝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

解題曰 始皇并諸侯而墮壞城郭高帝定天下而令縣邑城心量之廣狹世作之短長於是可卜矣

十二月帝遊雲夢會諸侯於陳執楚王韓信是日赦天下帝還至雒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

解題曰 按史記漢書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日詔曰天下既安豪桀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

盡圖其功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

甲申始剖符封大功臣三十餘人為徹侯

解題曰 按本紀甲申始剖符顏師古曰剖破也與其符而分授之也曹參等為通侯孟康曰位第一也至定十八侯始次乃以蕭何為第一耳史記留侯世家六年上上封大曹參位第二而表在首蕭何而表在十二表以封前後故

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

春正月丙午分楚地為三國以淮東東陽鄣吳三郡五十三縣封從兄將軍賈為荊王以淮西淮陰薛郯三郡三十六縣封弟文信君交為楚王王子以雲中鴈門代三郡封兄宜信侯喜為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六郡七十三縣封子肥為齊王

解題曰 按本紀詔曰齊古之建國也今為郡縣其復以為諸侯齊自五年徙韓信於楚未封諸侯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寬惠脩絜者王齊荊地春正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鄣郡吳郡文穎曰東陽今下邳也鄣郡今故鄣縣也後郡徙丹陽轉以為縣吳郡今會稽郡也故鄣即秦鄣郡鄣郡既屬東海郡即秦鄣郡分割下邳為東陽郡其詳不可考也鄣郡所治乃湖熟縣故城在縣西南八十里今建康地徽宣太平廣德皆鄣郡之境也吳郡所治乃平江府今常州長興縣西南境也韋昭曰鄣故鄣也師古曰鄣音章漢地理志下邳屬東海郡即秦鄣郡既分割下邳為東陽郡其詳不可考也鄣郡所治乃湖熟縣故城在縣西南八十里今建康地徽宣太平廣德皆鄣郡之境也吳郡所治乃平江府今常州

杭越明台婺溫處閩潤五十三縣立劉賈為荊王以
湖瞠皆吳郡之境也
碭郡薛郡鄒郡文頴曰是也郯郡今東海是也碭郡所治
乃單州碭山縣今應天興仁鄆濟單亳廣濟皆碭郡
之境也薛郡所治乃兗州仙源縣今兗海沂皆薛郡
及旁郡地置鄒郡如淳曰乃海州東海縣秦分薛郡東海
之費縣淮陽軍之下邳縣
皆其境也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壬子以雲中
鴈門代郡雲中唐勝州單于大都護是也鴈門五十
唐雲應朔州是也代郡唐蔚州是也
三縣立兄宜信侯喜卒高帝
喜聊城侯
為代王史記本紀載喜為代王於
七年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維書喜元年於六年與漢
書同然謂韓王信降匈奴而喜繼王其地二者皆非
也漢書本紀年表載封拜年月日郡名縣數皆其蓋
故府之所藏也況喜所王者雲中鴈門代三郡信所
上者太原一郡自不相干史記之誤明矣然所以差
誤者亦有緣焉高帝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以備
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
治馬邑上許之馬邑據地理志屬代郡在高帝時
戍備太原未可知也至高帝十一年封文帝為代王
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以益代是割韓王信之故
也以增益代國也自後世觀之韓之都乃北代之縣
代之地乃淺韓之境子長不深考遂謬以代之新封
為韓之彊也子長論興地之大勢封建之大意固
非孟堅所及至於綜練故實考核歲月則孟堅非所
長也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膠東即墨縣
膠西所治乃密州高密縣臨淄所治乃青州臨淄縣
濟北博陽郡治未見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
今分為兩郡蓋在田榮并三齊之後城陽所治乃密
州莒縣今登萊沂密維青淄濱治棣齊德博皆六郡
之境也七十三縣立子肥為齊相國
以曹參為齊相國
解題曰按本傳高祖以長子肥為齊王庶長子也而
凡

以參為相國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
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
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
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
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
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
安集大稱賢相參入相漢
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
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
以先之

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以下衆官如漢朝

解題曰高五王傳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為大國以海
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止藩輔故大封同姓以填
天下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無尺
萬民之心分後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以下
衆官如漢朝漢獨為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
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
貧者或乘牛車
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擬於王
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黃金印諸侯
祖稅奪之權其後諸侯
貧者或乘牛車也

從韓王信國於太原

解題曰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長八尺九寸從入漢中說漢王曰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鋒東鄉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乃許王信先拜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信急攻韓王昌昌降漢乃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使信與周苛等守滎陽楚破之信降楚已得亡歸漢漢復以為韓王竟從擊破項籍五年春與信剖符王頻川頻川韓舊國也故徙之三月封雍齒為什方侯

解題曰 按年表雍齒以趙將前三年從定諸侯齒故沛豪有刀與上有隙故晚從什方今漢州什方縣定功行封

解題曰 按史記本紀以劉賈為荊王弟交為楚王子肥為齊王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至是始徧封功臣也

又作元功十八人位次

解題曰 鄭侯蕭何第一平陽侯曹參第二宣平侯張敖第三（張敖以高帝九年嗣父位為侯蓋今年有詔作元功十八人師古曰張敖無大功位次之定乃在九年以後也顏之故呂后外之以魯元公主妻之也）絳侯周勃第四舞陽侯樊噲第五曲周侯酈商第六魯侯奚涓第七汝陰侯夏

侯嬰第八頼陰侯潘嬰第九陽陵侯傅寬第十信武
侯靳歙第十一安國侯王陵第十二棘蒲侯陳武第
十三清河侯王吸第十四廣平侯薛歐第十五汾陰
侯周昌第十六陽都侯丁復第十七曲咸侯蟲達第
十八高后二年詔永相陳平盡差列侯之功録第下
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然則自十九以下皆平所定
也平之第在四十七其自處固善而留侯之第尚在
六十二何耶蓋平以智自將固不與功臣爭先若留
侯澹然事外雖序曲逆之前亦所不願也高帝素諒
其雅意在當時先後必略有定次至高后世特因其
舊而銓品之耳

張良杜門不出

解題曰 按本傳漢六年先載勸封雍齒次載勸都關中次載入關道引不出通鑑從本紀移勸都關中於五年既得之矣然併移杜門不出於五年則非也六年尚從帝至洛陽勸封雍齒豈得謂之杜門不出哉今從本傳載於今年

夏五月丙午尊太公為太上皇

解題曰 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

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迎門却行上大驚下扶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師古曰晉太子庶子劉寶云善其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歸非善父敬已夏五月丙午詔尊太公曰太上皇善蓋用秦追尊莊襄王之制也立太市於長安

解題曰既治長樂宮復作大市朝帝之制備矣

以張蒼為主計

解題曰按列傳張蒼以代相遷為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歸計相之名更歸焉師古曰去計相曰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

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也兵虎賁校尉掌輕車然則迭中所陳車騎步卒皆北軍也設

兵張旗志傳曰趨師古曰傳聲教入令趨謂疾行為敬者皆殿下郎中

陛陛數百人郎中令所掌也師古曰陛階也皆數百人也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此文武兩班分班奉賀之時則田鄉之時也大行設九賓臚句傳大行即典客也史記擯大行掌賓客之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後漢上陵儀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竟謂王侯公卿二千百六百石前辭綜曰九賓臚句下及郎吏匈奴侍子九儀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等然則九賓者九等立班之儀也

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按輿服志云殷周以輦載軍器至秦皇去輪而輿至尊也漢書執戟作執戟當從史記蓋左右侍衛之百官各執其物所謂執戟也索隱曰漢

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幃輕者稱警所謂傳警也
陳西方丞相以下陳東方不言諸侯王所立之方蓋引班先卑後尊至大行設九賓之時諸侯王始入也
朝賀則先尊後卑故此引諸侯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也
下不預朝賀若參通直即以上始預朝會也
不震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置酒
以次奉賀自諸侯正以下莫
觴九行後漢歲首大朝賀儀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坐此面太常贊曰皇帝為君興三公伏皇帝坐
乃進璧一千石以上上奉奉羔大司農奉飯黍食牛
樂後漢先上壽次賜酒與叔孫通儀不同
儀者輒引去戰國策曰御史在前執法在後
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

禮者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
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徙為太子太傅孝惠即位乃謂通曰
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為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
令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

解題曰 按本紀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今并載於叔孫通朝儀之後是時韓信以列侯奉朝請張蒼以主計居相

府也前漢刑法志曰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晉刑法志曰漢承秦制蕭何定律益事律興廄户三篇合為九篇興律廄律户律三篇總謂之事律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此蕭何次律令之大略也漢藝文志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意者韓信之所申與律歷志曰漢興北平侯張蒼首律歷事方綱紀大基襲秦正朔用蒼言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為微近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史記正義曰閏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不記時君不告朔故曰閏月

入水子弟分散戰國獨有周衍明於五德之傳而取消息之分以顓諸侯秦自以為邊水德之瑞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曆度閏餘未能時其真也高祖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曆及張蒼等咸以為然

如淳曰章歷數之章術法式皆起於黃鍾之律權衡本起於黃鍾之龠丈尺本起於黃鍾之長章閣程也程者權衡斗桶丈尺之法也

帝北征韓王信於銅鞮信走匈奴遂征匈奴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計得出

解題曰按列傳冒頓佯敗走引漢兵高帝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上白登

師古曰在平城東山上去平城十餘里今其處猶有坡兵未盡到冒頓高帝於白登七日西方盡白東方盡騄北方盡驪南方盡駵中方盡黃乃得開圍出圍入平城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弩平城漢晉屬鴈門郡後魏道武都平城置司州代尹孝文遷都洛陽改代尹曰萬年尹後周改曰雲中縣隋開皇初改曰雲內屬馬邑郡唐貞觀十四年以為雲州天寶元年改為雲中郡

日言唯弓矛傳兩矢外鄉徐行出圍入平

師古曰其事李奇所傳平言於上曰胡者全兵

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民產子復勿事二歲

解題曰重宿衛毓生齒也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耐髡故曰耐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言耐罪已上皆當先請也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耐當音耐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義亦兩通功臣侯表宣曲侯通耐為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為長矣勿事不役使也

二月帝至長安遂定都丞相以下自櫟陽徙治長安

解題曰帝自雒陽竟之長安定都丞相以下與居留

百司皆自櫟陽來徙治也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

解題曰按史記長樂宮成自櫟陽徙長安是遷都之始天子居長樂宮也及未央宮成則遂為天子之常居而長樂則太后多處之師古曰未央宮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蓋蕭何初立一尊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乎水經注渭水逕長安城北又東合昆明故渠故渠東逕未央宮北蕭何斬龍首山而營之山長六十餘里頭枕渭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土色赤而堅北有玄武闕即北闕也東有倉龍闕闕內有閶闔止車諸門未央宮東有宣室玉堂麒麟含章白虎鳳凰朱雀鵷鸞昭陽諸殿天祿石渠麒麟三閣未央宮北即桂宮也周十餘里內有光明殿走狗臺栢梁臺舊乘復道用相逕通故渠出二宮之間謂之明渠又東歷武庫北舊樗里子塋於此漢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直其墓明渠又東逕漢長樂宮北本秦之長樂宮也周二十里殿前列銅人殿西有長信長秋永壽永昌諸殿

置宗正官以序九族

解題曰宗正秦官高帝始復置之也本紀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會文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此漢之族系

夏四月帝如洛陽

解題曰按本紀行如雒陽秦漢謂乘輿為行如也紀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是徑指乘輿為行也

以陳豨為趙相國監趙代邊兵

解題曰按盧綰傳上至平城還豨以郎中封為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又高帝討豨之詔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為列侯以相國守代然則高帝自平城還即封豨為列侯以趙相國監趙代以備匈奴也今載於平

城還之年是時趙雖有舊相貫高趙午乃張耳故答非漢所置況豨本守代止借趙相國之名以鎮服趙兵耳初不預趙國之政也其後漢命周昌為趙相國則豨不與趙政矣

漢太祖高皇帝八年冬帝東擊故韓王信餘寇於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等謀弒帝事也東垣今真定府真定縣

解題曰 白馬津陽津數事也

以建武代韓歆為車騎都尉從擊代攻韓王信平

解題曰 按本傳靳歆以騎將軍為車騎將軍後漢百官志將軍不常置北公

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

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衛將軍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蔡質漢儀曰漢興置大將軍驃騎將軍位次丞相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皆金紫位次上卿典京師五衛四夷屯騎在高祖世車騎將軍亦非列將軍比也觀歆以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至相敵則為大將無疑矣

十二月帝至自東垣

解題曰 自東垣還長安也

復吏卒至平城者終身

解題曰 按本紀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如淳曰平城左右城能堅守者也皆復終身勿事高帝重酬平城之功隋煬帝不行鷹門之賞事同而報異此其興亡之判與

令賈人母得衣錦繡綺穀綈紵罽操兵乘騎

解題曰 顏師古曰賈人坐販賣者也綺文繒也即今之細綾也綈細葛也紵織紵為布及疏也罽織毛若今氈及氍毹之類操持也兵九兵器也乘駕車也騎單騎也叔向對韓宣子曰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韋昭注曰富商之財足以無爵位故不得為耳則上秦始皇并天下始重商賈烏蠶以畜牧比封君與朝請蜀寡婦清擅丹穴之利以傑以為貞婦而客之先王崇本抑末之意亡矣至是始復

舊制焉管子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蓋三代兵出於農而工商不預焉雖霸者不敢改也高帝擊陳豨問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多降其有見於此乎

秋八月更有罪未發覺者赦之

解題曰 民厥及吏罪已發覺者不與

漢太祖高皇帝九年冬十月未央宮成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趙王張敖楚王交及羣臣朝於未央宮置酒前殿帝奉玉卮為太上皇壽

解題曰 按本紀去年九月行自雒南至淮南王梁王

趙王楚王皆從即今歲朝賀之諸侯也史記本紀曰
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
奉玉巵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
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
臣皆呼萬歲大笑以為樂將相年表大事記全載此
文大事記置酒前殿下有太上皇羣上坐下有太上皇笑四字仲去年自
代王廢為列侯奉朝請在京師是時固在止也年表合陽侯喜考惠二年薨以子濞為王謚為項王
遣劉敬奉宗室女翁主名為長翁主以妻匈奴單于

解題曰顏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婿

十二月徙楚昭氏屈氏景氏懷氏齊田氏及燕趙韓魏
強族於關中

解題曰虞書之序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
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其書雖土然一視同仁類族
辨物之意蓋可見矣秦始皇并六國徙天下豪強於
咸陽十二萬戶自以為彊幹弱枝而項梁田儋董乃
出於所徙之外高祖劉敬又從而效之蓋不能以天
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其勢固至於此也顏師古曰
令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盩諸懷
尚多皆此時所徙

詔丙寅前殊死以下皆赦之

解題曰 丙寅肆赦之曰也丙寅以前若今降赦云昧奕以前也按劉義叟長曆是歲十二月己巳朔二月戊辰朔然則丙寅者正月二十八日也

以張敖故臣田叔孟舒等十人為郡守諸侯相

解題曰 按史記列傳叔喜剱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樂毅傳云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樂臣公趙且為秦所滅之齊高密樂氏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太史公曰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皥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樂瑕公樂瑕公教公盖公盖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樂臣公教公作臣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屬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叔等自髡鉗隨王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叔等

以丞相蕭何為相國

解題曰 按史記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漢書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立之

罷渭南河上中地郡復隸內史

解題曰 按史記本紀項王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立司馬欣為塞王王上郡三分關中以距塞漢王漢二年漢王定三秦置隴西北地上郡屬雍國中地郡屬塞國中地郡屬翟國皆故志百官表渭南河上郡屬塞國中地郡屬雍國皆故秦內史地高帝定三秦分為三郡渭南即景帝右內史武帝京兆尹之地也河上即景帝右內史武帝右扶風之地馮翊之地也中地即景帝左內史武帝建元六年置左內史也顏師古曰地理志云武帝建元六年置左內史而表云景帝二年分置表志不同又據史記知志誤矣蓋秦內史掌治京師項羽分其地以為雍塞二國高帝分以為渭南河上中地三郡至是定都關中故復秦治合而為一焉 隴西北地上郡皆秦郡上郡因秦舊也 翟王呵封至於隴西北地亦分隸秦但其封域不可得而詳也

以御史大夫周昌為趙丞相

解惑曰 按本傳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縣名 堯年少貴幸 豫州人也 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萬歲

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矣
出堯曰陛下獨為趙王置貴彊相乃可高祖曰然吾
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
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獨昌可
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公彊為我相
趙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柰何中道而棄之
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念非
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昌為趙

相按盧綰傳陳豨少時常稱慕魏公子及將守邊招賓客常告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以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趙相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盛輜車兵於外恐有變上令入

[illegible]客代者諸為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賓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滿十年秋太上皇崩上因是召豨豨稍疾遂與王黃等反據邯則昌之力也既行又之史記漢書年表所書是也

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
熟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為御史大夫按除月於十年今從之史記漢書年表皆書堯亦無說為特謝病不朝
代昌耳安能為高祖謀哉呂后怨堯為此計亦抵堯罪堯非特不能為高祖謀其自為謀亦不善矣昌謂之筆吏豈詆也哉

漢太祖高皇帝十年冬十月淮南王英布燕王盧綰荊王賈梁王彭越楚王交齊王肥長沙王吳臣朝於長樂宮

解題曰 按年表是歲長沙成王吳臣之五年成者苟
之子也史記本紀令本臣誤作苟
夏五月太上皇崩于櫟陽宮秋七月癸卯葬太上皇于
萬年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至赦櫟陽囚

解題曰 按通鑑考異漢書五月太上皇后崩七月癸
卯太上皇崩葬萬年苟紀五月無后字七月無崩字
蓋荀說之時漢書本尚未訛謬也顏師古曰三輔黃
圖云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因在櫟陽十年太上
皇崩葬其北原起萬年已置長丞臣瓚曰萬年陵在
櫟陽縣界故特赦之

八月令諸侯王立太上皇廟于國都

解題曰 郡國置別廟始於此

九月趙相國陳豨反於代帝北征次于邯鄲

解題曰 史記本紀書趙相國陳豨反代地漢書本紀
作代相國非也自代王劉喜之廢不復置王其地皆
入趙故明年擇立代王之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
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是時安得有代國乎陳
豨雖為趙相國特監趙代兵守邊耳至於民事則周
昌治之也按列傳本紀上欲自擊陳豨信武侯周緤
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罷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亡

入可使者乎（縶沛人以從高祖起沛）戰有利不利（終亡離上心）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上自東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沮漳水吾知其亡能為矣（水經注漳水出上黨長子縣麓谷東過壺關縣北又東北過屯留縣北又東過武安縣西又東過列人縣南於縣又合白渠白渠水東入邯鄲城又東流出城又合成一川）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延平陳氏曰守尉者郡尉也）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諫者法也大哉高祖之出乎法律之外而與天下合）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師古曰白於天子而召見也）上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

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師古曰徧讀曰遍）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以此言考之益知本紀書以北皆豨有之誤史記作邯鄲代相國之）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遽疾也魏武奏事云今邊有警輒露檄插羽）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求樂毅有後（爭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華成君（延平陳氏曰衆人所不留意之地而大將出焉）詔縣道官獄疑者各讞（師古曰讞議也）所屬不能決者移廷尉廷尉不能決者以聞

解題曰

按刑法志高皇帝十年（荀悅漢紀載於十年今漢志本多作十一年）

（蓋傳錄之誤也）制趙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百官表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謂郡守諸侯王國丞相也）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當若斷其罪之輕重之類）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疑而不能決則以其案牘）當（當若斷其罪之輕重報郡國）或當死或當刑之（刑名）報之（郡國守相亦）廷尉亦當（當若斷其罪之輕重）報之（郡國）移之廷尉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傳者傳著也）

謂知君道矣郡國二千石所（謂其罪無正法以斷傳著相近也比者近也當者斷也比近之刑名以斷之而不敢自決故具相近刑名款之）不能斷者既下縣道若決而不待（當若今擬刑名而）衡石程書齋居決事而天下自無一夫之冤矣彼秦皇漢宣之流矜其小慧悉（盡）四方之奏讞而自治之有司拱手倚成於上積棟充宇豈區區兩目所能徧察哉

漢太祖高皇帝十一年冬十月帝在邯鄲大破陳豨軍以周勃為太尉定代地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三族故韓王信與匈奴據參合樊噲柴武擊斬之帝還雒陽

解題曰以史記漢書紀傳考之陳豨始與淮陰侯有反謀後以招賓客為周昌所拔遂不自安而韓王信又遣王黃等誘之韓王信傳信為匈奴將兵往擊邊令王黃等說陳豨遂反於代地邯鄲以北皆陷於豨高帝既駐蹕邯鄲以扼之沛中故人任敖為上黨守復堅守不下故豨不能南今年冬羽檄所徵天下兵既集車騎將軍薪歙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擊豨所署丞相敵破之遂降曲逆即本紀所謂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曲逆者也豨將張春將卒萬餘人渡河攻聊城聊城縣名師古曰即今博州聊城縣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張春既犯齊地故齊擊破之大尉周勃取道太原入定代地解其腹心也至馬邑馬邑不下攻殘之豨與韓王信趙利軍於樓煩勃復擊破之勃世家遷為大尉擊陳豨屠馬邑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豨復使利守東垣今真定府真定縣春秋時屬鮮虞戰國時屬趙秦時屬鉅鹿郡高帝置恒山郡後避文帝諱改曰常山即周昌所奏常山二十五城上其二十城著也元鼎四年以為真定國東漢復併入常山郡治於此有滹沱水焉帝親擊之降其城更名東垣曰真定春正月淮陰侯之謀泄誅於長安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於漢家勳可比周召太公之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

歲宗赦不宜乎韓王信引胡騎入居參合為豨應援為樊噲柴武所屠參合唐長云十一年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漢使柴將軍擊之柴將軍至信於參合樊噲傳柴將軍擊陳豨遷為左丞相擊韓信軍參合則柴武者樊噲之偏裨也王黃等其麾下受賕賞皆生致之豨雖猶存然衆散援亡不日可擒故留周勃樊噲定代地而帝班師還雒陽馬明年各與噲斬豨於靈丘周勃世家傳十二年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史記靈丘縣是時又屬代郡之蔚州也韓王信倚蓋樊噲是時又屬周勃也山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有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遺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強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蹙自負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及布亡命聲過實周昌疑之底瑕頗起惧禍及身邪

封子恒為代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必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為代王者燕王綰月王在國上通侯在克二千石上漢之班序如此

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之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也史

記書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子長以游四方識輿地之大勢故其書法簡明得主名山川之餘意如此類非一漢書多改之蓋班氏所未達也（如漢二年書置隴西地上郡渭南河上郡外置河南郡六年書封韓信為淮陰侯分其地為二國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為荊王王淮東分文為楚王王淮西則見秦漢之間稱山北山南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禹貢曰太行恒山至於碣石入于海孔安國注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地理志太行在河內山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地理志太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曲陽縣西北高帝詔云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乃從山東也南有之則謂太行以東也）太行在漢屬河內郡埜王山陽之間在今山東時貧於財貨蓋指未入關之明謂太行以東也趙亦國傳贊曰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謂太行以西也

蜀懷州志大下之中（史記貨殖傳云三河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勢焉

二月立郡國獻口賦法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謂郡及列侯）而諸侯王亦通侯當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郡亦十分其口數率）國中以為獻（故令郡及諸侯王皆以朝獻）物又朽（故令郡及諸侯王皆以多戶口少者）郡多戶口少者獻亦多（戶口少者）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詔郡國求賢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

高於齊相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上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趙相當作克御史大夫雖副貳丞相然本待御親近之官故受詔而下之相國）相國鄭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中丞竟下詔於郡守守不經由相國）郡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篤（諸侯王郡親敦遣之）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書行義及年盛以待上之察用也）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二月廢梁王彭越為庶人徙蜀尋夷三族

【解題曰】遣使掩梁王不覺捕梁王因之雒陽此所謂反形未具者

我高帝非不察此特欲因事除之耳以韓彭之氣略皆斃於呂后之手味妾謹與俱來之語此固絳侯陳平懾服而不敢動者與蒯徹之辨欒布之節固足以免身然帝亦深有動乎其中也太史公曰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因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

上且羞其行兇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絶人獨患無
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慶以
故幽因而不辭云子長有秦漢間俠氣故有論每如
此使子長而知道則其所感將有大者焉不必於此
深嗟而屢嘆也

分梁地為二國立子愕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

解題曰按本紀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二族詔曰擇
可以為梁王淮陽王者（分彭越地為二國也）燕王綰相國何等
請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
頼川頗益淮陽既分梁地為二國以其地狹故火則
二郡地兴益之也二郡既罷則所割之餘地皆入旁
郡矣地理志二郡不書高帝世嘗罷而史記年表載
高祖封諸侯王漢獨有十五郡東郡潁川亦在其中
豈非未幾即復為郡與
五月遣陸賈立秦南海尉趙佗為南粵王

解題曰按列傳本紀秦滅趙佗擊并桂林象郡自立
為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
誅十一年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
之民南方三郡（如淳曰中縣之中國縣中也）使與百粵雜處會天
下誅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

以故不耗減粤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佗為南粤王使陸賈即授璽綬佗稽首稱臣陸生歸報拜太中大夫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

應乎人未聞其取之逆也季文子論齊商人曰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惧不終春秋之時蓋有取之以亂而欲守之以禮者矣當時賢者之論固未嘗深許之可見也戰國秦漢之際習亂深味文子辭意抑揚盖可以武革命順乎天而為當然至併與湯武而訟之陸既久遂以逆取順守之言其禍天下後世豈淺哉況高帝以仁革暴是生非特不知湯武而不足以知之也高帝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以前亦無此論收孫通陸賈輩始言之歟蓋未知儒者之職也昔者吳王夫差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慙色乃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

解題曰

陸生之論止如此高帝猶為不懌而有慙色及其奏篇又未嘗不稱善則前日溺冠之徒其人品又可知矣使帝得聞孟子簡湯明白之論豈止如齊宣於我心有戚戚焉而已哉

帝有疾樊噲排闥問疾

解題曰

唐趙伯循曰君終必於正寢統公卿也大位女嫉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於隱是女子小人得

行其志矣然則樊噲之排闥其益豈小哉且疾而惡見人者氣使之然也聞樊噲之言笑而起者志壹之動氣也誰謂高帝不可以學乎

秋七月淮南王英布反擊殺荊王劉賈并其地北渡淮擊楚楚王交走入薛

解題曰昔君文武不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能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高帝能羆之士投猖一至于此無乃於不平富底至齊信之埋有所未足與方布之反天下震動而根本不搖亦

務咎之意天實臨之故也

解題曰高帝自即位以來大調發無過此者蓋發上帝自征英布發關中巴蜀兵為皇太子衛軍霸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從軍

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率為皇太子衛則內史兵籍皆調以南征而京師南北軍悉從帝以

一者上聲遂慕疏張置以會之者則勝相絕遮要以爭便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罫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皐據敖倉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下計云取吳楚弁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罫者也

拍譚新論曰世有圍棊之戲哉言是兵法之類也為

出矣又徵諸侯兵又赦天下死罪以下皆從軍出師之盛前此所未有也觀出師之盛則布兵勢之張從可知矣

漢太祖高皇帝十二年冬十月大破英布軍於蘄西布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長沙王吳臣誘殺之於番陽

解題曰按史記年表下相侯冷耳以楚丞相堅守彭城距布軍功侯二千戶方楚王交已敗高帝軍未至布所以不能遽北者由冷耳堅守彭城以扼其衝也蘄即陳涉所起之蘄高帝約非劉氏不王而長沙獨以異姓介於其間所謂著於甲令而稱忠著也非特錄芮之忠而臣亦與焉

（著令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故著令中使特王也）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舉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枝與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嘗為首雩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娼生患竟以滅國

（吳芮傳云初文王芮高祖賢定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

帝還過沛置酒沛宮復其民世世無所與

解題曰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

同勃樊噲定代郡鴈門雲中地斬陳豨於當城

解題曰當城屬代郡

省太尉官

解題曰按年表十一年絳侯周勃為太尉後官省按勃以太尉平代蓋事迄而罷也

更以荊為吳國立兄喜之子沛侯濞為吳王

解題曰按本紀列傳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荊王無有其地今死亡後朕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沛侯濞重厚請立為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堅守棄國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為合陽侯子濞封為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徃誅之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荊王劉賈為布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三郡五十三城

十一月帝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解題曰按孔子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磚甃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刻識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絡持其方樹來種之水經注云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皆洙泗牆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

石閭壯門去洙水百餘步孔鯉曰夫子墓堂方一里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冢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馬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

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張良叔孫通諫不聽太子侍燕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皆從帝見之大驚遂止

解題曰按留侯世家留侯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劫者迫而強之也）留侯已（時留侯已）不預事故也）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

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
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
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
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
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
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
是呂右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
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病益
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以其瞎諫也）叔
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佯許之猶欲易

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
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
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
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
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
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
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
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
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
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

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
海當可柰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嘘
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
人之力也程氏易傳曰坎六四納約自牖自牖言自
通明之處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
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
通者明處也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
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
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
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
手耳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心其
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此者由攻其蔽
與就其明之異耳致堂胡氏曰子房引致四皓羽翼
儲宮方之齊桓公會八國定王世子事簡而力不
勞其績尤偉而世之君子乃致疑焉謂審有此是子
房為子結黨以拒父是蓋未嘗知聖人深許首步之
盟而稱管仲相齊一匡天下之美也且子房時然後
言言必有益而前史謂良與帝言前後甚多非天下
所以治亂安危者故不載嗚呼良豈有費言哉
下相國蕭何廷尉即赦出之

解題曰按世家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
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
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
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
大說上已聞淮陰侯誅益封何五千戶令卒五百人
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
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
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
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患
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
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
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
一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相
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
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
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
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
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賈以自汙上心
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
遶行上書言相國賤強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

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君臣之間每如此則其為民請苑安得不疑其收人心乎王黼尉之言明於大體真宜在人主左右者也

帝召燕王旦綰不至春二月使樊噲擊之立子建為燕王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以為亡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與綰居者來歸者赦之加爵亦一綰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者長沙王臣等請立子建為燕上立南武侯織為南海王不克就國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南海王高帝已封趙佗為南越王王桂林象郡南海三郡今又分南海以封織者蓋蠻夷貴種姓織既粵之世輔以中國之威佗必不能拒所以扼其地絕其勢也考南越傳無織就國之事蓋會高帝崩不及納之耳故顏曰高帝五年長沙王象郡桂林南海三郡皆屬焉佗未降遥奪以封芮芮唯得長沙桂林耳後佗降漢十一年更立佗為南越王自王織遥奪佗郡織未得王之

三月詔不義擅起兵者天下共誅之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師古曰謂非列侯而特賜食邑者）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孟康曰有甲乙次第也）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立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時反者數起故有是詔

刑白馬與羣臣盟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者天下共誅之是時同姓王者九國唯長沙王吳臣以異姓特王天子所有者凡十五郡

解題曰按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強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韋昭曰漢封功

臣大者王小者侯也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徐廣曰齊楚荊淮南燕趙梁代隱曰徐氏九國不數吳蓋以荊絕乃封吳故也仍以淮陽為九今按下文所列有十國者以長沙異姓故言九國也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師古曰遼陽遼水之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師古曰左轉亦謂自太行而東也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晉灼曰水經泗水出魯卞縣臣瓚曰穀水在彭城泗之下流為穀水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書諸侯王表云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為齊地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吳北界淮瀕畧廬衡為淮南汝漢之陽亘九嶷為長沙諸侯北境周市三垂外接胡越師古曰比謂相接次也三垂謂北東南也漢獨有三河東郡頼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九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忤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為七徐廣曰城陽濟北濟南菑

川膠西膠東是分為七趙分為六徐廣曰河間廣川徐廣曰濟陰濟川濟東山陽也淮南分三徐廣曰江衡山及天子支庶子為王王子支庶為諸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如淳曰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緣邊郡其所有繕利兵馬器械三國皆失之也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或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阸塞地利強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萬事各得其所矣漢書功臣表曰漢克項羽始

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小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如淳曰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鉄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師古曰以丹書其文著鉄契而金填之以為堅固也為石室重綿封之保愼之義也重以白馬之盟王陵曰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傅云高后崩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臣朝陵讓平曰始與高帝歃血而盟諸君不在邪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師古曰自倍者謂舊五百戶今者至千也曹參初封萬六百戶至後嗣侯宗免時有戶二

萬三千是為戶口蕃息故也它皆類此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亡國云子孫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哉問亦少密焉

夏四月詔陳平灌嬰將十萬衆屯滎陽

解題曰陳平既執樊噲譖來至京師聞高帝崩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也滎陽按本紀酈商勸審食其發喪之辭曰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則守滎陽之詔乃高帝未崩前所下也帝以天下新定恐易世之際人心或動搖故以信臣重兵填南北之衝也

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

葬長陵子長之論即仲舒用夏之忠之論也非特子長仲舒為然漢初豪傑蕭曹絳灌之徒大意亦莫不然也子長於夏紀舉孔子正夏時於殷紀舉孔子善殷輅聖人損益四代之大意不可謂不畧闕之矣惜乎其不舒究之也

是日太子嗣位是為孝惠皇帝

解題曰惠紀丙寅太子即皇帝位蓋葬之日既見太上皇廟始即位也按史記本紀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肥為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

意為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梁王
子友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
交為楚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
臣為長沙王
尊皇后曰皇太后

解題曰按外戚傳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
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
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倢伃姪
娥傛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
等云皆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倢伃視上卿比列

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
壑長陵子長之論即仲舒用夏之忠之論也非特子
長仲舒為然漢初豪傑蕭曹絳灌之徒大意亦莫不
然也子長於夏紀舉孔子正夏時於殷紀舉孔子善
殷輅聖人損益四代之大意不可謂不畧闕之矣惜
乎其不舒究之也
是日太子嗣位是為孝惠皇帝

解題曰惠紀丙寅太子即皇帝位蓋壑之日既見太
上皇廟始即位也按史記本紀是時高祖八子長男
肥孝惠兄也異母肥為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

意為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梁王
子友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
交為楚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蕃君吳芮子
臣為長沙王
尊皇后曰皇太后

解題曰按外戚傳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
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
良人八子七子長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婕妤娙娥傛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
等云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婕妤視上卿比列

侯婕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師古曰中二千石實得二千石也中之言滿也月得百八十斛是為一歲九千石者舉成數耳傛華視真二千石比太上造師古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百六十石耳太上造第十六爵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師古曰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一歲九千得一千四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千石比中更充依視千石比右庶長良夜者皆視百石無涓言無所不潔也共讀曰恭言恭順而和孝也娛靈可以娛樂情靈也保安也保林言其可安衆如林也良使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使令之善者也夜者主職夜事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師古曰家人子者言采擇良家子以入官未有職掌但稱家人子也斗食謂佐史也謂之斗食者言一歲不滿百石日食一斗二升五官以下至司馬門外服虔曰陵上司馬門之外

室外戚民老者幼者有罪寬其刑

解題曰按本紀爵五大夫第九爵吏六百石以上及官皇帝而知名者師古曰九以罪著械皆得解馬攄山海經贊員之臣相柳之尸皆云盜械有罪不降其刑但容也言見寬容此一等有上造以上第十六爵及內外公孫師古曰內外公孫國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耳孫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奉天子為公孫玄孫之子為耳孫師古曰尒雅曾孫之子為仍孫仍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雲孫雲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仍孫從已而數是為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說也

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應劭曰城旦者日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臣瓚曰律使正白為粲皆二歲刑也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師古曰非預及之言也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完之孟康曰不加肉刑完髡也

詔文六百石以上其家唯給軍賦故吏嘗佩二千石官印者亦如之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吏所以治民也能治其事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為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

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之外乃有所蠲焉（師古曰同居謂父母妻子之外昆弟及昆弟之子等見與同居業者）漢制三公之子不免戍邊故軍賦他無有所與惠紀所載即位後所施行者有三一曰復田租十五稅一二曰高爵宗室外戚民老者幼者有罪寬其刑三曰蠲吏六百石故吏二千石以上雜賦熟味此三條則蕭何輔惠帝之初政蓋可識矣

漢考惠皇帝元年冬改諸侯王丞相國為丞相

解題曰 史記大事記書除諸侯丞相為相按漢書百官表景帝中五年改諸侯丞相為相則荀氏漢紀所書是也今從之

令民買爵贖罪

解題曰 金作贖刑見於舜典以罪在可疑既不忍殘其肌膚又不忍流之裔土故使出金以贖罪土之人非利之也今惠帝之令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是時爵一級直錢二千三十級為錢六萬入官既多於古又與爵以誘之富者雖其罪無疑以納金而獲免貧者雖其罪可疑以無金而受刑失古意矣爵級雖起於戰國然用以賞有功尚有說焉及此令

之下豪強肆其姦究不過蠲六萬錢非唯免死子弟親黨皆得加爵此何義乎甚矣蕭何之不思也（呂刑大辟趙其罰千鍰孔安國注六兩曰鍰黃鐵也漢高帝時用莢錢其所重分銖無所考與後文帝時患莢錢之輕也行四銖錢重一銖雖與先鍰之數偶合然鼓鑄磨錯之贊不與焉所出已多於古矣況所重又不止於此乎）

賜民爵戶一級

解題曰 自秦以來賜民爵者或以力役或以征伐或以遷徙未有普賜天下民爵者也普賜天下民爵自惠帝始是後及於武帝九初改元莫不普賜民爵昭帝以後史始不書未知遂廢而不舉歟亦史以為常事而不書歟荀氏漢紀曰賜民爵初元年故也（惠帝初即位既普賜民爵今年初改元又普賜民爵而已）凡賜民爵所以宣恩惠慰人心也此漢人之論也為政而欲人人悅之豈政體哉蕭何之相漢於時務之要則知之矣三代之政體蓋未之講也

賜酈侯呂台父周呂侯澤謚曰令武

解題曰 按史記本紀夏詔賜酈侯父追謚為令武侯以年表考之酈侯呂台也台之父周呂侯澤太后之兄嘗從高帝征伐者也王諸呂之兆蓋見於此班氏本紀刪之

始作長安城西北方

解題曰　蕭何建都長安兵革未息未及城也至是叛亂既平始板築焉始於西北方先所急也是後閒一歲乃興役凡三調發而城始成所以休民力也以三年五年考之發長安五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地近則齎送弗勞人衆則大事易集罷速則農事不違雖當曹參為相時實何之規模

漢考惠皇帝一年齊王獻城陽郡為長公主湯沐邑尊公主為太后

解題曰　方魯元公無恙時止號長公主觀婁敬請和親與高帝間之辭可見也及其死也始以齊所獻城陽郡為魯國封其子偃為魯王謚公主曰魯元太后九公主生前稱魯元公主者皆史家追書耳顏師古曰如淳以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此說非也蓋齊王憂不得脫故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為齊太后以母禮事之用悅婿呂太后耳若魯元以子為魯王自合稱太后何待齊王尊之乎據張耳傳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薨呂太后故也是則偃因母為齊王太后而得王非母因偃乃為太后也

隴西地震

解題(二) 按荀氏漢紀隴西地震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本志曰此地動陰有餘天裂陽不足人主微之應

秋七月辛未相國蕭何薨

解題(三) 按東觀漢紀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蓋陪塋也功臣表云以客初從入漢為丞相備守蜀及關中給軍食佐上定諸侯為法令立宗廟侯八千戶此當時有司論功之語也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皆以誅滅而何之功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漢孝惠皇帝三年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

解題(二) 按列傳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武帝既滅東甌地入會稽郡東漢永和三年以會稽郡章安縣之東甌鄉置永寧縣今為溫州永嘉縣

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

解題曰京師有大役既不欲勞遠方之民又不欲使諸侯不預故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以補今年大役之餘功馬調發止於徒隸則良民弗知都數止於二萬特以示諸侯均休共戚之意且使耳目習熟後有興發不至扞格而已其心可謂仁其慮可謂遠矣此平陽侯秉政之時也讀史者第謂參能遵蕭何之約束而已抑不知立約束固不易遵約束亦豈真不事事者所能辦哉觀此一條可以少悟矣按史記本紀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未盡元年蕭何

始於西北方而已今年春始發畿內民十四萬人大築其半夏又發諸侯徒隸補治之涉明年其半始就耳

秋七月都廐災

解題曰按百官表太僕屬官有大廐未央家馬三令又騎馬駿馬二令又龍馬閑駒臺泉駒騄承華五監長又邊郡六牧師菀令又牧橐昆號令皆屬焉大廐者天子之法廐即此所謂都廐也未央是時天子居未央宮供天子之用也家馬供天子之私用非戎祀軍國所須故謂之家馬也騎馬駿馬其所用錦未可

詳考然非天子之所御也龍馬以下五監皆牧養之所也邊郡六牧師菀漢官儀所謂牧師諸菀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養馬三十萬頭是也牧豪師古云牧養豪駝也昆蹏尒雅云昆蹏研善陸斀郭璞謂斀山刑似甈上大下小騧騠蹄蹏如研而健上山秦時有騧騠蹄菀是也師古曰蹏研者也謂其蹏下平也此西都馬政之大畧也

蜀漸氏反擊平之

解題曰 按史記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嶲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嶲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自筰都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冉駹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所謂漸氏特其一種耳

漢孝惠皇帝四年冬十月壬寅立長公主女張氏為皇后

解題曰 荀氏漢紀曰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詩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易稱正家道家道

正而天下大定矣姊子而為后昏於禮而黷於人情非所以示天下作民則也羣臣莫敢諫過弋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解題曰此曹相國之政也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

解題曰帝年十七即位至是年二十一

省法令妨吏民者

解題曰此曹相國之政也

除挾書律

解題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秦亡此禁雖弛然猶載

於律至是始除之

立原廟渭北

解題曰按孙孫通傳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閒往來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非時間見也自是以後諸帝常居未央宮太后居長樂宮長樂在未央之東故曰東朝

數蹕煩人迺作復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間曰陛下迺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應劭曰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朝西高相衣冠藏在高寢月出遊於高廟顏師古曰不知古廟寢之制猶以為陵寢蓋失之矣

臣如淳曰衣冠出遊道下道今之酒作復道子孫柰何乘宗廟道上行

主無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師古曰柰何也先以有廟今更立之故云

重也衣冠月出遊之衣則衣冠自高寢於原廟則不自便道下過也致堂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而又作原廟云蓋廣大孝之本則通之妄也其言曰人主無過舉有之廟又作原廟非過舉乎且衣冠出遊於禮何據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之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出遊之於禮嫌矣然則通所以諫帝者無一而可則不若帝堯數躁煩民而築復道之為是也使後世有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則通說啓之矣

長樂宮鴻臺災雨血于宜陽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丙子織室災

解題曰荀氏漢紀曰洪範者天人之大法本於五行通於五事善惡吉凶之應於是在矣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好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

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木為貌貌曰恭恭作肅肅時雨
若厥福攸好德貌失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時
有下體生於
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金為言言曰從
從作乂乂時暘若厥福康寧言失厥咎僭厥罰常暘
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
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火沴金火為
視視曰明明作哲哲時燠石厥福壽視失厥咎舒厥
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苛平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
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水
為聽聽曰聰聰作謀謀時寒若厥福富聰失厥咎急
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詖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
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土沴水土為
思思曰心心曰叡叡作聖聖時風若厥福考終命恵
失厥咎蒙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
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腹心之痾時則有
黃眚黃祥惟金木水火沴土皇之不極厥咎胝厥罰
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蛇龍之孽時則有
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
逆行此洪範之大體也荀氏所載皆伏生劉向及京

房之說也雖支離漫衍入於巫史然其大體出於
庶徵故不可忽也
漢孝惠皇帝五年冬十月雷桃李華棗實
解題曰 蔔氏漢紀曰常燠也
八月己丑相國平陽懿侯曹參薨
解題曰 按功臣年表以中消（如淳曰謂生通書謁出納君命石奮為中消受）
陳平謂是也春秋傳曰從起沛至霸上侯以將軍入漢以左丞相（左右丞相皆假之以征伐）為平陽侯萬
丞相出征齊魏以右丞相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
六百戶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
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惟
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
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九月長安城成
解題曰 今年正月再發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復城其
半則城既成矣書於九月者至是餘功始畢也但書
城成不書有所調舉者餘功至微有司之所能具役
不及民也
漢孝惠皇帝六年冬十月諸侯王以都城成來賀
解題曰 按史記本紀六年城就諸侯來會十月朝賀
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曲逆侯陳平為左丞相

解題曰 高帝疾甚呂后問蕭相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以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去秋曹參既薨故復秦兩相之制以陵為首相以平為次相又復置太尉官以周勃為之皆按高帝之遺言而行之也觀此則呂氏之邪謀生於惠帝即世之後明矣

遣張良立齊太子襄為齊王赦齊境內

解題曰 按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然則漢諸侯王之繼世必待天子之使命之而後立也以留侯之重又當其季年乃親為此行者蓋齊之地勢鴈為東西秦漢朝待之不與他藩國同故屈元老以策命之又特赦於境內非常例也史記大事記書八月赦齊今并書於此匈奴單于冒頓為書嫚太后樊噲請擊之從季布議而止

解題曰 通鑑載於三年按匈奴傳冒頓為書遺高后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今移於陳平拜相之後

令民得賣爵

解題曰許以巳之爵賣與他人也賈誼說文帝曰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高帝既嘗以飢饉令民得買子矣然則今歲之許民賣爵其亦歲惡與

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解題曰按本紀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應劭曰國語越王勾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欲入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子十六不嫁即出五算視勾踐又先一歲亦不近人情恐五字誤）（以此法考之女）

夏六月舞陽侯樊噲薨

解題曰方高帝之疾篤憂趙王如意不容於呂氏說者以噲與呂氏有連因其形而譖之故帝暴怒遂欲誅之耳以噲之伉健而呂須又為之內蘇明允謂高后之末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蓋得之矣然高帝欲誅噲之意乃為戚氏計非為劉氏計也

立西市修太倉

解題曰大市蕭何所作蓋所謂東市也史記大事記書立太倉按蕭何已作太倉今從漢書本紀

留文成侯張良薨

解題曰 按功臣年表以庶將從起下邳陳涉起兵良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廄將

良以韓申徒下韓國言上張旗志秦王恐降解上與項羽之郤為漢王請漢中地常計謀平天下侯萬戶

漢孝惠皇帝七年冬十月詔灌嬰將車騎材官屯滎陽

解題曰 高帝之將崩也遺陳平灌嬰將兵屯滎陽今歲首天下無變而調發十萬衆填滎陽者蓋惠帝以趙王如意戚夫人死日飲為淫樂不聽政因有病至是病必益侵故踵高帝舊事復遣灌嬰焉

秋七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

解題曰 漢書賛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思敬篤美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可謂寬仁之主遺呂后酖損至德悲夫

太后使呂台呂祿呂產將南北軍

解題曰 按史記本紀孝惠帝崩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

太后必安君等幸得脱禍矣丞相乃如辟彊計太后
說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李德裕窮愁志曰楊子
美辟彊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膚敏善揣呂氏之
情奇之可也若以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
兵產祿庶幾劉氏皆因辟彊啓之觀高祖遺言呂后
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慮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
以為相周勃堪寄託之任今本兵柄況外有齊楚雄
南盤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特產祿皆
匹夫耳呂后雖不在哀將相何至危懼必當憂傷不
食自促其壽豈能為將相之害哉漢高曰非劉氏而
王者天下共擊之此慮屬在呂宗矣何可苟之厥後
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植固矣若平勃二人溫先朝露
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歿劫郦商以紿呂
祿計亦窘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誦言誅諸呂豈
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儻才出於
世豈受其紿說哉嗟乎假與其圖之難豈若制之易由
是而言平勃用辟彊之計斯為謬矣德裕之論唯忠
誠足以格其邪心威重足以寢其非望氣畧足以折
其姦謀為能與於此苟於是三者有所未足焉則王
陵之憤發陳平之逶迤皆審於自量者也或曰以陳

平之謀濟王陵之戀其可乎曰平世固可以長短相濟至於臨天下之大變非湊補綴緝所得辦也或者又曰若知德裕之說陳平死於呂后之前則柰何曰由其上者簡而易由其次者險而艱理固然也人不可小成學不可輕用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曾子豈苟云乎哉

九月辛丑葬安陵皇后張氏名後宮子為太子至是即位謁高廟

解題曰　春秋書子同生告天子生君接以大牢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入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子此所謂太子生之禮也妾使食其嚴如此蓋一國之本當與一國公之也惠帝為四海神民之主而家適所出曖昧莫知其從來縱使非呂氏子亦何以解天下之疑乎此所以社稷將覆而幸存也惠帝傳高廟大宗之重而失職至此豈可誄之母而逃其責哉

太后臨朝稱制大赦天下

解題曰　前此秦宣太后之屬雖內秉大權猶外假人主之號令而行也呂太后在惠帝世蓋亦如此至是

出臨朝自稱制以號令天下所謂少帝者不復預事
矣
漢高皇后呂氏元年

解題曰 此少帝之元年也而史記漢書皆以為高后
元年者蓋四年太后廢少帝立恒山王為帝以太后
制天下事不復改元則此元固可以謂之高后之元
也

冬十一月甲子以右丞相王陵為帝太傅左丞相陳平
為右丞典客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食其不治事監
宮中太傅王陵謝病免

解題曰 按百官表太傅古官高后元年初置金印紫
綬後省以王陵免而省也本傳曰呂太后怒徙陵
為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七
年而卒陵與陳平並為相方張辟彊勸陳平授諸呂
兵柄之特陵固在旁胡為不引大義以正之失此大
幾至議王諸呂始抗言力爭亦噬臍矣忠有餘而識
不足此高帝所以謂之戇也

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

解題曰 除秦法也

置孝弟力田官一人秩二千石

解題曰 漢初君臣大意如此至是始設官耳耕戰者
秦孝公商鞅之規摹也孝弟力田者高帝蕭何之規
摹也使於孝弟力田深探其本而張其綱紀豈止革
秦之暴而已哉此蓋大司徒之職而止以二千石掌
之其任輕矣

夏四月長公主薨立公主子張偃為魯王謚公主曰魯
元太后

解題曰 按高后六年宣平侯張敖卒是時敖尚無恙
而封其子偃為魯王者蓋為繼公主之後也敖既死
始從公主之謚追封為魯元王不使子繼父而使子
繼母不使婦從夫而使夫從婦悖於三綱甚矣

辛卯立孝惠後宮子強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山為襄
城侯朝為軹侯武為壺關侯割齊之濟南郡為呂國立
酈侯呂台為呂王

解題曰 按史記本紀四月太后欲侯諸呂乃先封高
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為博城侯齊丞相壽為平定
侯（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姓齋曰少府延為梧侯（徐廣曰其父越軍匠起作宮築城也）乃
封呂種為沛侯（徐廣曰釋之子也）呂平為扶柳侯（徐廣曰呂后姊子也）
（母宇長姁）張買為南宮侯（徐廣曰其父越人為高祖騎將）太后欲王呂氏
先立孝惠後宮子為王封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

王建成康侯呂釋之卒謚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為
胡陵侯續康侯後
五月趙王宮叢臺災

解題曰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
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酈道元水經注劉劭趙郡賦
曰結雲閣於南宇立叢臺於丛陽今遺基舊墉尚在
是時趙王如意既鴆死淮陽王友繼王趙又幽死梁
王恢繼王趙又為其后呂黨守任敖為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趙堯抵罪以上黨守任敖為御史大夫

解題曰呂后怨趙堯如此而終惠帝之七年居位如
故者蓋猶未敢肆也按任敖傳高祖常避吏吏擊呂
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御史
大夫副貳丞相者也用人如此無遠畧矣
漢高皇后呂氏二年春正月詔定列侯朝位

解題曰按本紀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諸有功者皆
受分地為列侯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於
久遠而功名本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今欲差次列
侯功以定朝位師古曰以功之高下為先後之次藏于高廟世世勿
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
言不著審食其名者不治事也謹與絳侯臣勃曲周侯臣商頻陰

侯臣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列侯獨奉周勃灌嬰王陵者大功臣也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師古曰餐錢賜廚膳錢奉邑本所食邑也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臣請臧高廟奏可按王子侯表德侯廣上邳侯鄧客朱虛侯章獨有位次張晏曰高后一年詔丞相陳平令差第列侯位次高下故王子侯三人有第自二年之後皆不第又按史記本紀七年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徐廣曰呂后兄子也前封胡陵侯蓋跡曰武信上侯位次第一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次之臣侯也請立為趙王蓋高帝定十八侯位次蕭何第一曹參第二張敖第三周勃第四今年盡定諸侯朝位蕭曹皆死必遞遷張敖為第一

敖既死遂以祿補其處耳祿去年九月丙寅封侯不應便作第一乙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

解題曰 服虔曰縣有夷蠻曰道師古曰羌道屬隴西武都道屬武都郡

楚王遣子郢客入都受業齊王遣第章入宿衛夏五月丙申封郢客為上邳侯章為朱虛侯以郢客為宗正又以呂祿女妻章

解題曰 諸侯子入京師受業及宿衛皆三代之制也

國語載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貫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嗣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

命魯孝公於夷宮（自國子而命為諸侯也時魯人殺孝公而立伯御宣王伐魯立孝公之命使導訓諸侯以此）也史記楚世家載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周公子衛康叔子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皆諸侯嗣子當繼世者即其事也）按列傳年表楚元王交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供受詩於浮丘伯伯者荀卿門人也又秦焚書各別去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高后二年封上邳侯為宗正蓋以其宗室之賢而用之也漢制非劉氏不為宗正齊哀王二年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為朱虛侯妻以呂祿女章有武故厚結之高后欲王呂氏故諸劉之望皆見厚則天欲帝武氏故諸李之望皆見屠

行八銖錢

解題曰應劭以八銖半兩錢按律歷志二十四銖為兩蓋八銖錢比十兩錢其輕四銖比榆莢錢則甚重耳是時民患莢錢太輕故行此錢

封鄧文終侯蕭何夫人同為鄭侯

解題曰按年表蕭何薨子哀侯祿嗣孝惠六年祿薨無後高后二年封何夫人同為鄭侯孝文元年寵更

以何少子筑陽侯延為鄭侯婦人自古無封侯者至是呂后以女主稱制故亦使臣下效之焉反逆內外之位其亂甚矣

漢高皇后呂氏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民四千餘家

解題曰 按水經及注大江出岷山東南在蜀郡氏道縣岷山又謂之汶山今屬茂州汶山縣江水出峽歷荊門江陵華容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今鄂州江夏縣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宁今舉州興州順政縣皆沮縣地漢水出鈐馬山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今為興元府西縣沔水東南流而郡西南隴州出今為興元府西縣沔水亦合也孔安國曰漾水亦為沔水盖與沔合

漢中為漢水是亞相通稱矣如淳曰北方人謂漢水為沔水

東迳沔陽今屬興元府西縣

南鄭今興元府南鄭縣

西城今金州西城縣

錫縣今金州平利縣

襄陽南過宜城縣今襄陽府宜城縣

都縣今鄂州

石城今鄂州長壽縣

竟陵今復州

又東南與陽口合水上承江陵縣赤湖水東入華容縣北注于沔謂之陽口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

尚書禹貢云漢水南至大別南入江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文子常瘧漢水而陳師戍郢楚子在大別南小別至于大別京相璠曰大別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曰二別近漢之名無別之言也按地說安豐也在安陵南與江合則與水經乖矣

則所謂江水漢水之隘者必在江陵江夏之間也

水洛水溢流千六百餘家

解題曰 按水經注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謹舉山今商州上

洛縣東逕熊耳山北也東北過盧氏縣南又東過洛陽南伊水從西來注之伊水出大同陵蠻牙別耳山海經曰蔓葉之山伊水出焉東北流注于洛水上魏地理志曰出熊耳山即麓西荀渠山今在宜陽之西今屬河南府永寧縣禹貢所謂道熊耳山地理志曰出熊耳山即麓

入于洛

汝水溢流八百餘家又注汝水西出魯陽縣之大孟山黃

解題曰按水經及注汝水東流至堯山西嶺柏谷今屬汝州梁縣西即盧氏界也其水東流至堯山南為溪水一水東北出下水流兩分一水東逕堯山南為溪水一水東北出

為汝水東南過潁川郟縣今潁昌府郟城縣又東南過汝南上蔡縣今屬蔡州蔡縣又東至原鹿縣杜預釋地曰汝陰在原鹿縣今屬潁川

南入于淮

漢高皇后呂氏四年丙申封淮陽丞相呂勝為賛其侯楚丞相呂更始為滕侯呂忿為呂成侯太中大夫呂它為俞侯舞陽武侯樊噲夫人呂嬃為臨光侯

解題曰按史記惠景間侯者表高后四年四月丙申封侯者十八人併與本紀所書呂嬃數之則為十一人九十一人之中而諸呂居其五焉

嬃表不載呂嬃者以其婦人故也

其餘六人亦皆呂侯朱通則以為呂國丞相而封也松

茲侯徐厲則以為恒山王義丞相而封也成陶侯周信則以從高帝起為呂氏舍人自河南守而封也山都侯王悝啓則以為梁國丞相而封也醴陵侯越則以為長沙國丞相而封也梁王高帝諸姬子長沙王異姓亦得皆封者蓋呂勝呂更始朱通徐厲皆以諸侯王相封故併封趙長沙國相以自解耳猶子產復伯有後併與子孔之後復之之意也史記本紀書封諸侯相六人若不數諸呂則有四人恐五字誤諸侯者不知其說或以其親近而封之與

以平陽曹窋為御史大夫

解題曰參之子也

禁南越關市鐵器

解題曰四夷不王中國閉關以絕之然後貿易有禁今他方奉貢職而有司乃有此請宜其叛也戍曰不禁之是遺之以戎器之資有司之請豈為過哉曰金以鑠鍊以田鐵豈特用於戎器哉推王者無外之心勿禁之可也苟必欲禁之猶當於初受封之時明立條約佗受封十餘年乃始為之禁安得不反側哉

漢高后呂氏五年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解題曰今環慶涇原靈武之地

初令戍卒歲更

解題曰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則周初之戍期一年半而更也齊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代則春秋時之戍期一年而更也秦末漢初之戍期雖不可得而考然兵革並起執必淹久至是天下無事故令戍卒歲更也

漢高皇后呂氏六年秩長陵令二千石六月城長陵

解題曰呂后負高帝之付託而區區封崇塚墓雖牝雞晨鳴而妾婦之態於是乎見矣顏師古曰張晏謂起縣邑故築城非也黃圖云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為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庭諸官寺皆在中是即就陵為城非止謂邑居也

匈奴寇狄道攻阿陽

解題曰顏師古曰狄道屬隴西（今為臨洮縣）阿陽天水之縣也（今屬秦州隴城縣）

行五分錢

解題曰高后二年以莢錢之輕行八銖錢至是又以八銖之重行五分錢應劭曰所謂莢錢者

漢高皇后呂氏七年己丑晦日有食之既晝晦

解題曰日行遲月行速每二十九日半月已行天一周與日相及聚會共舍一歲九十二會故一歲九十二朔方其共合也月體掩日則下土望之若為物所食因以食名之比曆家所謂合朔也史之所載或食於晦或食於月二日者曆法差也按荀氏漢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一曰黃道南至東井北至輿鬼東至角西至婁胃至東井去極近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長一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去極遠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長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分西至婁去極中秋分東至角去極中立八尺之表而晷長七尺三寸六分日為陽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温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寒涼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寒有暑此之謂也若日南北失度晷進而長則為寒退而短則為暑人君急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晷退而緩故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從青道立夏夏至從赤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青赤出陽道白

黑出陰道若月失道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九災異所起或分野之國角亢氐韓鄭也房心宋也尾箕燕也斗牛吳也牽牛須女越也虛危齊也營室東壁衛也奎婁魯也胃昴畢趙也觜參魏也東井鬼秦也柳星張周也翼軫楚也

夏五月追尊太上皇妃昭靈夫人曰昭哀后

解題曰 按本紀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顏師古曰史家不詳著高祖册之辭引諡記好奇騁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盡無取焉而竇氏無得記之王如皇甫謐等妄說劉媼本姓温實存焉遷帝紀即是而言可知矣他皆類此帝紀也宣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

陸賈說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相結

解題曰 延平陳氏曰陸賈直入坐而陳平不見其念之深者慮社稷也心術如此可謂忠矣

秋使使告代王怕欲從王趙怕謝願守代遷乃立武信侯呂祿為趙王

解題曰 文帝棄外奉北藩於代所以得安於呂氏之時也卻徙趙之命可謂識事幾矣按史記本紀太傅產丞相平等言太傅在丞相之上武信侯呂祿徐廣曰呂后兄子也前封

胡勝侯盖上侯位次第一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小者在次之
武信侯
也

請立為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為趙昭王
九月燕靈王建薨太后殺其子國除

解題曰欲取其國封呂通也

南越侵長沙遣隆慮侯周竈擊之

解題曰按南粵傳南越王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領歲餘高后崩即罷兵

漢高皇后呂氏八年冬十月辛丑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為燕王

解題曰台之子也

春三月太后祓還遂病

解題曰按漢書五行志祓霸上後漢禮儀注三月上巳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疾疢者絜也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祓音廢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水上祓除不祥漢祓霸還過枳水亦斯義也自魏不復用三月水宴者焉

道見物如蒼狗擲高后掖忽而不見卜之趙王如意為祟遂病掖傷而崩然則如意猶能為妖乎曰志正氣平人之常也志有所深懾方氣之盛猶隱伏而未見及其氣衰則惑易亦何所不有哉

夏四月丁酉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諸中官宦者

令皆為關內侯

解題曰西漢官者無封侯者惟張釋以勸王諸呂而封按年表高后八年九月奪侯蓋諸呂既誅而奪其爵也其餘為關內侯者必同時除其封也釋雖奪侯猶為官者令後九月晦文帝自代邸入宮釋與有勞焉（景帝間表）故陳平因任之以安輯官馬孟釋多奇計（惠景帝間侯者表）

寺亦未嘗如後世急於濟難假之封爵以亂百世之典爨也方諸呂喋血之時釋豈特不敢肯建陵之章綬哉雖官者令亦不敢自保也平以至公奪其非據之封以用才存其舊守之職稱稱焉死之不暇

然則平之所以能扶國命於將傾者蓋有以也（諸加中官者皆奄人若中太僕之類官者令丞屬少府開內侯始於秦惠王之後秦地日廣受封於關外為列侯者如穰侯之類是也有侯而居關中無國邑者乃特恩耳）

秋七月以趙王呂祿為大將軍將北軍呂王產居南軍

解題曰惠帝之崩固已命台祿產將南北軍已而相繼封王至是高后為身後計復命祿產以王而領禁兵也

辛巳太后崩于未央宮

解題曰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

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
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遺詔赦天下以產為相國祿女為帝后

解題曰 按史記外戚世家孝惠帝崩天下初定太父
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
為以帝后欲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

合葬長陵

解題曰 関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漢帝后
同營則為合葬不合陵也諸陵皆如此皇覽曰高帝
呂后山各一所也

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

解題曰 按史記本紀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蓋
知呂氏之將敗以智免也其陸賈朱建之計乎

八月丙午齊王舉兵討呂氏西攻呂國之濟南相國呂
產使灌嬰擊齊嬰留屯滎陽與齊連和九月庚申太尉
周勃入北軍使朱虛侯章入宮殺呂產及長樂衛尉呂
更使諸呂無少長皆斬之辛酉廢魯王張偃為南宮侯
壬戌復以帝太傅審食其為丞相戊辰徙濟川王太為
梁王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遣朱虛侯章告齊王罷兵
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大臣迎立代王恒後九月己

晦至長安廢少帝代王即皇帝位是為文帝誅高后
名惠帝子弘朝武太以代中尉宋昌為衛將軍鎮撫
北軍代郎中令張武為郎中令赦天下賜民爵戶一
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

解題曰 按史記本紀列傳高后崩祿產皆居長安中
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
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章之情也)乃陰令
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
從中與大臣為應(此特言傳平勃之意耳非明有要約也)故琅邪王說齊王曰今諸大
(狐疑未定)齊王與其舅父(四)駟鈞(漢書列傳但稱舅蓋
(兩定)東漢書初已不呼母之

凡(第為舅父矣詳見文帝三年)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
相召平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乃
反舉兵欲圍王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
符驗也(以此考之則漢諸侯王兵權在相王不得自調發蓋相漢所置也若京師不下虎符則相
不得發)勃請為君將兵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
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
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然則召平亦呂氏之人與於是齊
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
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
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高帝十年澤)

以將軍擊陳得王黃

當見齊王計事琅邪王西馳見齊王齊王留琅邪王
使視牟盡發琅邪國兵併將之琅邪王既見欺不得
反國乃說齊王曰大王當立澤於劉氏最為長事大
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
計事齊王乃具車送琅邪王（齊王所以不立澤亦有力焉）琅邪王
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呂故國也）於是齊王
遺諸侯王書曰孝惠崩高后（帝前少帝也）又比終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
廢帝更立（謂帝前少帝也）又比終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
呂分齊為四（師古曰本為齊國更分為四也）漢大臣已誅之（是時南北軍之）
琅邪（琅邪屬齊）方發兵西界欲以尊呂氏為帝呂氏權重
特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是時南北軍之）
誅不當為王者（呂氏而但言諸呂者不敢斥高后之罪而但言諸呂者餘威猶震乎海內也）
當（不敢斥言以帝不當立而言誅不當為王者以天下有共伐之約也）漢聞之相國呂
產等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延平陳氏曰諸呂聞齊始惮終灌及兵則以兵投所憚之人而使擊齊左袒之功豈難成
我灌嬰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
氏變共誅之乃西取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
以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欲待灌嬰兵與齊合

五發未知灌嬰與太尉勃不得入軍中至兵罷高子
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令其子寄給說
呂祿歸將印之國呂祿信酈寄日與出游獵欲奪其
過其姑呂嬃嬃大怒呂嬃之為謀者惟嬃而已使為男子豈易克哉九月庚
申旦史記本紀作八月辛巳朔後九月庚辰朔若八月小盡則庚申乃前九月
盡則庚申為前九月十日若八月大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漢書百官表高后四年平陽侯曹窋自大夫五年免自四年至今年為五年張蒼傳云嘗窋為御史大夫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以淮南相張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立孝文皇帝是窋之肥倉之拜皆在諸呂既誅之後文帝未至之前也
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乃趣產急入宮壽蓋呂氏之黨產將南軍而不入宮祿將北軍而時出
猶豫宜其敗也平陽侯頗聞其語乃馳告丞相太尉忠於漢室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參之宜其信子也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張晏曰節之重如此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既欲矯節欲入北軍故先譬喻之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寄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典客劉揭身奉趙王呂祿印封陽信侯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襢為劉氏左襢軍中皆左襢為劉氏軍中忿呂氏而思劉氏不

待問而可知也益使建義號令之始也行伍之中亦皆膽落無益能為矣孰謂無益乎

朱虛侯佐太尉之意也

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掌宮門衛也兵即所謂南軍也漢舊儀云衛尉主在宮內

胡廣云上關之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為區廬以此也呂產雖將南軍然衛尉乃屬焉

入衛尉軍則大事定矣南軍雖火而烏落不可緩此陳丞相謹圖之亦然

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左襜者所以發其忠憤而為之左襜雖使有呂氏之人潛伏

乃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非平之對也南

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誦言誅之乃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率太尉與率千餘人入未央宮門獨用北軍誅產產廷中日晡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軍皆恐莫敢鬬梁國相府之從非南軍也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厠中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中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師古曰章與謁者同車故為門者所信得入長樂宮以此考之軍門宮門非有節信不許入也長樂衛尉乃衛尉之屬然則亦南軍也更始既死則南軍皆定矣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

侯曰所患獨呂産今呂氏三王已誅天下定矣呼患者其枝止此餘人又可知
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無少長皆斬之高后之族遂絶辛
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須呂祿與須次日方誅者也
誅燕王呂通呂氏三王獨就國故遣使就燕誅之而廢魯王
偃非呂氏又幼不預謀耳故廢為侯
丞相諸呂盡誅而窗食其後拜相何也以事理度之必食其自附於平勃故誅諸呂之後
川王王子遂為趙王縱趙王遂之絶後可以攝高廟之
宿憤彼濟川王太乃呂氏所名之皇子亦准封代國也況太宗又大
者蓋將相之議未定不欲事幾之泄也
戊辰徙濟
北王興居為濟北王
己巳誅天下定矣
高后之族遂絶辛
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須
誅燕王呂通
偃非呂氏又幼不預謀耳故廢為侯
丞相
後復用為相以安呂氏之餘黨至事定則歸相印矣
至文帝至代即墨臣勸進獨稱丞相陳平無食其名
也朱建傳謂陛陽侯於諸呂至深所以全其計畫亦可推矣
者皆生平京師通
戊戌以帝太傅審食其復為左
川王王子遂為趙王縱趙王遂之絶後可以攝高廟之
宿憤彼濟川王太乃呂氏所名之皇子亦准封代國也況太宗又大
者蓋將相之議未定不欲事幾之泄也
戊辰徙濟
北王興居為濟北王

就國亦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事告齊王令罷齊兵
灌嬰在滎陽聞親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
使使召責問親勃齊討呂氏而謂之反者高帝雖有
為諸侯擅舉兵也兇虐不義天下共誅之約自漢朝言之終
不責問爭端初功臣皆畧知之也齊所以肯罷兵者灌嬰必不與安得
亡以灌嬰重兵在滎陽耳
灌嬰兵亦罷滎陽而
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
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
以此言觀之則非劉氏子明矣
今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
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
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
立平陳氏曰胡不以社稷為憂而以吾屬

為慮其事則是其言則非也或言齊淮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為此論者必朱虛侯也）大臣皆曰齊悼惠世家作琅邪王及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氏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史記惠景以來侯者表文帝元年四月辛未以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都侯以淮南舅父趙兼為周陽侯然則鈞王所以不得立亦由兼性行惡也）乃曰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則大臣安乃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后乘傳後九月晦日已酉至長安渭

橋（蔡林曰在長安三十里）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大尉勃進曰願請間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致堂胡氏曰太尉迎代王之功以仰私欵可謂非也不過欵討諸呂立劉氏之過而已）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見遣上璽符夫滑稽非也若何而受之不學之過也）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柴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蔡林曰高祖兄仲之妻）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吏二千石議（立君止二千石）

口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高帝詔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寄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發下策）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賓主位東西面居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猶移宜乃更鄉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即位于即）乃使太僕嬰（滕公自高帝時為太僕）奉璽（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少遣靜案行靖爭駭中以廣非常）與東牟侯興居清宮（應劭曰宮室令先）與車騎滕公（滕公乃宿衛）召乘輿車載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皆放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兵（是時宦者不掌兵而宿衛已稟畏如此地勢然也）少帝出（副車也）奉天子法駕（蔡邕曰天子有大駕小駕法駕上乘金根車駕六馬中乘乘輿車駕四馬侍中參乘車二十六乘）迎於代邸皇帝即日入未央宮有謁者十八持戟衛端門（舊本宮門內故守衛門者不知端門宮之正門也）曰天子在也（少帝出舍少府濆之宿守衛者）足下何為者而入衛宮門者（如此）太尉諭謁者十人皆捽兵而去（捽持也）遂入而誅政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宮門殿門掖門即中令所掌）還坐前殿於是下詔書曰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酺五日（許其

肇敏也周禁羣飲漢因之

大事記解題卷第九

刑正大字百二十一
小字四十一字

